

插画作品《鹊桥相会》，作者徐淑荣。



一纸童言 半生坚守

刘论刚

我是一名驻守在西藏十多年的消防员，离家三千多公里，每年仅有一两次回家探亲的机会。高原的风雪见证着我的坚守，也沉淀着我对家人深深的牵挂。

不久前，儿子所在的幼儿园组织了亲子写信活动。六岁的他还年幼，握不住笔杆，无法写下完整的话语，便由妻子代笔，儿子照抄，写下他藏在心底的心里话。一封薄薄的信封，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漫长路途，终于递到了我的手中。

我捧着这封来自家乡的信，指尖因激动而微微发烫。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我满心期待着那句在无数个思念深夜里，梦里听过千遍万遍的“亲爱的爸爸”。

然而，展开信纸，目光所及，只有短短五个稚嫩的字迹：爸爸，多挣钱。

我愣了很久，起初笑着觉得这是孩子的天真，可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心底的愧疚与心疼翻涌而来。

后来，妻子在电话里跟我说起写信时的细节，我才真正读懂这五个字背后的深

意。当时妻子提醒儿子，给爸爸写信要开头写“亲爱的爸爸”，可儿子却认真地摇头：“不要，就写爸爸。妈妈才是亲爱的妈妈。”

那一刻，我没有丝毫委屈，只有铺天盖地的心疼与愧疚。在他六岁单纯的认知里，“亲爱的”是专属于日夜陪伴的妈妈，而“爸爸，多挣钱”，不是贪心，是他从大人的只言片语里，懵懂拼凑出的认知：爸爸远走他乡，是为了挣钱养家。他用最稚嫩直白的方式，说出了他眼里爸爸的使命，这比任何一句“我爱你”，都更戳中我这个高原消防员的心。

我常年驻守高原，奔赴火场，守护万家灯火，却缺席了儿子成长中无数个重要瞬间：他第一次蹒跚学步，我不在身边；他第一次开口叫爸爸，我只能通过电话聆听模糊的声音；他第一次踏入幼儿园，我没能牵着他的手送他进门。

在儿子小小的世界里，爸爸从来不是朝夕相伴的身影，只是电话那头偶尔的电流声，是手机屏幕里触不可及的影子，是很久才回家一次、略显陌生的人。他不懂高

原的风雪有多凛冽，不懂消防救援的职责有多厚重，更不懂我每一次逆行冲锋的意义。他只知道，爸爸在很远的地方，要多挣钱，才能早点回家陪他。

我不是特例，无数和我一样的人，或是驻守雪域高原，或是奋战城市一线，都在职责与家庭之间，选择了先守大家、再顾小家。我们习惯了万家团圆时坚守岗位，习惯了妻儿需要时缺席，习惯了把思念藏进出警的背影里、藏进跨越山海的家书中。守护着远方的平安，却错过了他最需要陪伴的童年；救过无数险情，却没能成为他每天睁眼就能看见的人。

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悄悄老去，爱人独自撑起一个家，而我能给的陪伴少得可怜，留下的牵挂却多得数不清，但我从未后悔。

纸短情长，千里相思。高原的风载着我对外家人的牵挂，家乡的信藏着孩子最纯真的期盼。这封只有五个字的家书，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深情告白，却是我收到过最珍贵、最沉甸甸的勋章。

过个书香七夕节

王玉美

清晨，推开书房门时，脚边的藤筐被碰得轻轻晃了晃，里面堆着半筐待晒的旧书，最上面那本《纳兰词》的封皮上，还沾着去年七夕落在窗台上的桂花瓣痕迹——褐色的印记像枚小小的邮票，把去年的香气封存在纸页里。

往年七夕总被朋友拽着去逛夜市，挤在卖乞巧针的摊子前挑花样，看河面上漂着的莲花灯载着心愿往下游去，手里攥着的棉花糖粘得指尖黏糊糊的。可今年刚入夏就犯了懒，总想着在这间漏风的老书房里，把七夕过得慢下来的字里行间。

午后搬了张吱呀响的竹椅到阳台，把藤筐里的书一本本摊开晒。风把《浮生六记》吹得哗哗作响，从书页里掉出张折叠的信纸，是外婆写给外公的，用的是她年轻时最爱的蓝墨水，字迹有些晕染：“今日七夕，去巷口书摊给你换了本《三国演义》，你说总缺了最后两回，我跟摊主磨了半天，他才肯用我织的帕子换。”外婆常说，她和外公年

轻时没钱买新书，就靠互换旧书过日子，七夕那天定要凑钱去书摊淘本两人都没读过的书，坐在槐树下轮流读。后来外公走了，外婆每年七夕都要把这本《浮生六记》翻出来，在“坎坷记愁”那篇旁写几句想跟外公说的话，如今信纸都泛了黄，那些小字却像晒透的阳光，暖得人心头发软。

正整理着，手机响了，是爱人发来的照片，他在地外出差，镜头对着书店的书架，上面摆着本《七夕诗词选》，他说：“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你，去年七夕你非要在公园的石桌上读‘金风玉露一相逢’，结果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我笑着回他，把刚晒好的《诗经》翻到“七月流火”那页，拍了张照片发过去，书页里还夹着片新鲜的茉莉花瓣——是早上从院中的茉莉丛里摘的，想着夹在书里，等他回来时，就能闻到这个七夕的味道。

暮色漫进书房时，点上了盏复古的煤油灯。灯光把书页照得暖融融的，我把外

婆的《浮生六记》，还有爱人照片里的《七夕诗词选》（我自己也有一本）摆在桌上，泡了壶去年的祁门红茶。

窗外的月亮慢慢爬上来，银辉落在摊开的书页上。我想起小时候，每到七夕，母亲就会把我抱在膝头，翻着《牛郎织女》的连环画讲故事，她的手指划过画里的鹊桥，说：“真正的团圆，不是天天见面，是心里装着彼此。”如今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在书页里藏起属于自己的七夕记忆——或许是张旧电影票，或许是外婆的信纸，又或许只是片带着香气的花瓣。

夜深了，红茶的余温还留在杯底。我把晒好的书一一放回藤筐，将新摘的茉莉夹进《纳兰词》里，想着明年此时再翻开，又能想起这个安静的七夕午后，风的味道、茶的香气，还有纸页间藏着的，那些关于爱与等待的温柔。原来最好的七夕，从不是街市的热闹，而是在墨香里与时光相拥，把平凡的日子，写成一页页值得珍藏的私房话。

葡萄架下的悄悄话

王小蕾

人间七夕，最温柔的景致，从来不在闹市的灯火喧嚣，而在故乡小院安静伫立的葡萄架。民间代代流传着温柔的旧俗，夜深人静之时，若是静静伏在葡萄浓荫之下，便能听见天河之上，牛郎织女遥遥相会的轻声絮语。这句古老的寄语，是年少时光里最浪漫的执念，岁岁七夕，岁岁期盼，让一座普通的藤架，盛满了孩童纯粹的遐想。

次次守候，终是未曾听见传说中的私语。唯有微凉夜露静静滴落，濡湿衣衫，带来清清淡淡的凉意。每每失落而归，亲人总会缓步走来，轻声安抚年少的怅然。他们从不会打破孩童的浪漫，只缓缓诉说人间最质朴的温情。世间最好的情意，从不是星河相隔的遥遥相望，而是烟火人间里，朝夕相伴的细碎温存。那些藏在心底、不愿对外言说的惦念，那些低声倾诉的心事，才是凡尘最动人的温柔。

年少懵懂，尚不懂人间情意的深意，只将这番温柔叮嘱，悄悄珍藏心底。葡萄架下，从来不止我的天真期许。静谧的七夕夜里，这片浓荫总能悄悄收纳世间温柔心事。年少的情愫最为纯粹羞怯，青涩的心动，朴素的期许，都不敢付诸高声言语。三两知己，或是青葱恋人，总爱躲在藤影深处，低声诉说心底惦念。

岁岁流年，辗转奔波，我渐渐远离故土，奔赴喧嚣的城市。满目林立的高楼，璀璨闪烁的霓虹，再也寻不到故乡那一方安静的藤架。每逢七夕，街头皆是刻意营造的浪漫氛围，热闹盛大，却少了几分心底的温润。走过半生，看过世事聚散离合，终于慢慢醒悟，天河的浪漫终究是世人寄托的遐想。真正的深情，从不在遥不可及的星河，而在触手可及的烟火日常，在亲人的叮咛，在故人的惦念，在岁岁年年的默默相守。

久别归来，又逢七夕。老屋依旧安然伫立，院中的葡萄藤历经岁岁风霜，依旧枝繁叶茂，从容舒展。月色依旧温柔如初，晚风依旧清和恬淡，只是曾经陪我守候浪漫、温柔开导我的亲人，已然不在身旁。

伫立藤荫之下，晚风簌簌，光影摇曳。我终于读懂旧时岁月的深意。所谓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从来不是星河缥缈的私语，而是时光沉淀下来的人间温情。它藏在儿时纯粹的期盼里，藏在亲人温柔的叮嘱里，藏在青春青涩的心事里，藏在岁月无声的陪伴里。

星河岁岁轮转，七夕年年如期。神话赋予人间浪漫的憧憬，烟火滋养世间温暖的人生。一架葡萄，一方小院，收纳了岁月跌宕，承载了岁岁温情。那些藏在夜色里的轻声私语，历经时光沉淀，终化作心底最柔软的珍藏，温柔治愈往后余生的每一段路途。



七夕·边关书

唐筱毅

界碑在月光里缓缓转身
铜枪与野花共享同一片寂静
风从故乡来，驮着炒米的香气
在哨所的屋檐下打盹

星群垂落成未拆的信笺
每一粒光都认得家的笔画
巡逻靴踩碎去年的霜
而界河始终朝着东方流去

我们不曾提起葡萄架下的耳语
只把等待磨成界桩上的刻度
当流星划过，有人用枪刺
在冻土上刻下明天的日期

百年后，这封信将长成新的山脉
每个褶皱里都藏着未寄出的春天
而边关
恰好是祖国最长的情书
用铁与雪写成
每个标点都是滚烫的黎明

雪域相思

赵树东

所有准备
只为奔赴
所有绽放
只呈现花期
今夜采风拂面
你来不来
折叠昨天的甜蜜

曾经嬉戏的小溪
依然流淌
只是岁月拉长我们的距离
杨柳依依
在每个春天
念着你的名字
高原的风呢喃
最懂我的相思

今夜星空灿烂
我独自走向茫茫雪地
所有的白
都掩不了雪地里的惦记
可你走得太远
我们的视线再无交集
我只能将这份惦念
打进背包
探进雪地
在每个清晨打开凝视
在每个黄昏咀嚼曾经的甜蜜

星河恋语

吴昆

七夕的夜，繁星璀璨
银河如练，流淌着爱的诗篇
牛郎织女，跨越星河的阻拦
深情相拥，续写千年的眷恋

繁星点点，宛如情人的眼
闪烁的光芒，是心底的思念
在这浪漫的夜，风儿也缠绵
传递着恋人间的蜜语甜言

鹊桥之上，情丝不断
爱的誓言，在星河里璀璨
手牵手，走过岁月的悲欢
心贴心，共赴未来的灿烂

星辰见证，爱的永恒不变
七夕的梦，绚丽而温暖
让我们在星河下许愿
爱情之花，永远娇艳绚烂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相伴
在爱的旅途，永不分散
这七夕的夜
是爱的盛典